

T 587/4208 (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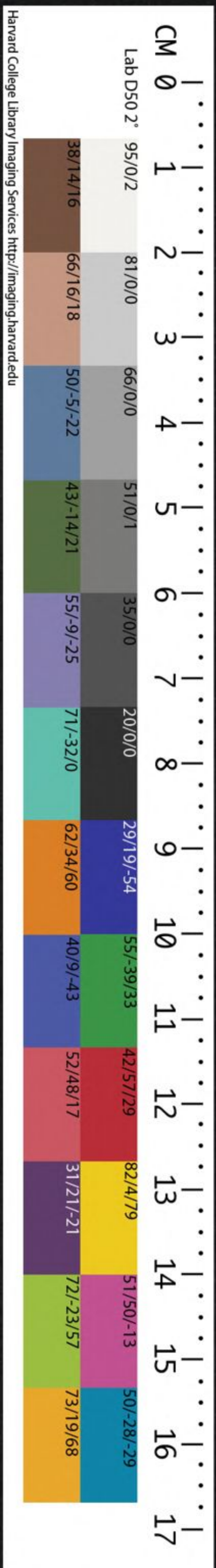
02

MAY 11 1951

檀弓 曲禮

禮記 卷之三

卷十七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

曲禮下第二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疏曰物有宜奉持者有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深衣之帶也古人常服深衣

執天子之器則上上聲衡國君則平平聲衡大夫則

綏綏讀曰安之士則提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池田印

池田印

疏曰上高也衡平也平正當心天子器不宜下故
臣為擎奉皆高於心諸侯降於天子故臣為奉持
器與心平大夫降於諸侯故其臣奉器下於心綏
下也士提之則又在綏下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敬主璧
則尚左手行不與足車輕曳踵輪

大夫稱主此則通上下貴賤言之如不克似不能
勝也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尚左手謂左手在上
左陽尊也踵脚後也執器而行但起其前而曳引
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故曰車輪曳踵○方氏曰

左手不如右強尚左手所以為容下右手所以致

力馬氏曰容止不有禮則不可觀進退不有禮則

一執王之俯仰為禍福之末者其可忽哉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

則臣佩委

僂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兩邊懸垂此立容之常
然臣之於君尊卑殊等則當視其高下之節而倍
致其恭敬之容可也微僂則倚於身小僂則垂大
僂則委於地皆於佩見其節馬氏曰玉藻曰足容
曰立容辨卑毋曲禮曰立如齊則自奉者當心
以至尚左手者手容恭也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

足容重也。磬折垂佩者，立容德而辨卑如齊也。

執玉其有籍者則裼無籍者則襲

古人之衣近體有袍禕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其裼衣則謂之裼也。○又聘禮註云曲禮云執玉其有籍者則裼無籍者則襲所謂無籍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也有籍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裼也曲禮所云專主圭璋

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纁為有籍執圭而屈纁為無籍此則不然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纁屈纁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為一說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士不名家相長妾

不名不以名呼之也○疏曰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為妾

相去聲

姪音迭

也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襲父爵也家相
 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金華應氏曰所謂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古者立國必有世族以
 培護其本根且有所謂臣大夫老以隆固其棟幹人君
 常寵異而尊禮之所以存忠厚之敬也
 墜乎先世典刑不可廢而後來則一敬之而不名
 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輔贊則一敬之而不名
 以示夫外之尊卑而所統也
 世婦如姪婦如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女君其貴實
 隆於諸御所敬之而名則所以示夫敵於女君其貴實
 內外皆有心觀其敬而名則所以示夫敵於女君其貴實
 忠而盡心事有所統一敬者莫知其所以示夫敵於女君其貴實
 國政家事有所憑藉而倚重矣
 急有所憑藉而倚重矣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
 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

名

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
 子避嗣天子之稱也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
 自稱嗣子某避嗣諸侯之稱也○呂氏曰世子君
 之適子也諸臣之子不敢與之同名亦避君也若
 名之在世子之前則世子為君亦不避穀梁傳曰
 衛齊惡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
 不奪人親之所名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
 之憂

呂氏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不能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辭也負薪賤役士之所親事者疾則不能矣故曰負薪之憂也吳郡范氏曰射者男子之事法也內志欲正外儀有欲直容止欲比於樂有揖讓之儀是以求諸人而不可不射也君使之射而偶未習焉則不可以不射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呂氏曰顧望而後對者不敢先他人而言也○應氏曰有察言觀色之意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

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

言卿大夫士有徙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

故國之俗皆當謹脩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藍田

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道合則從不可去之君臣之義也故以道去其君者君所以待之樂樂其所以禮焉故臣為君反服而君未之絕也樂樂其所以禮焉故臣為君禮則舍故從新仁人君子有禮焉故臣為君禮則求變俗也俗者吾父母之國俗也雖去而禮不變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舊國至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舊不忍忘吾父母之國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
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
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
日從新國之法

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於朝以承
祖祀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其
宗族兄弟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妻必告死必
赴不忘親也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與
舊君不相聞其時已久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

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
厚之至也馬氏曰臣有舊君之服不過齊衰三
月而已去國者人之過所不能忘宗族者
猶告於宗後何也舊國者人之過所不能忘宗族者
人之所不可絕也夫鳥獸之過故鄉猶回翔踟
而後去狐之將死猶正立首而後斃况於人乎故
太公封於齊世葬於周君子以為爵祿不忘其本則去
國三世而於齊世葬於周君子以為爵祿不忘其本則去
則是不棄其後也出入有詔於國則爵祿無有
也如此則則吾宗後所以反告者其於國則已乎夫爵祿無
列於朝則有宗後則以合其族爵祿無已乎夫爵祿無
宗後之法無宗後則以合其族爵祿無已乎夫爵祿無
日從新國之法無宗後則以合其族爵祿無已乎夫爵祿無
也及興而仕人則有所為乎
其可復為末仕之所為乎

君子已孤不更名

更平聲

名者始生三月之時父所命也父没而改之孝子

所不忍也

為去聲

已孤暴貴不為愛作謚

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公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大王王季以謚也○呂氏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可以已之祿養其親不敢以已之爵加其親也父之爵卑不當謚而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親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

天子

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

婦女

復常除服之後也樂章弦歌之詩也○呂氏曰讀是書非肄業也當是時不知是事不以禮事其親者也吉凶之事不固於樂之情不可以貳故喪凶事也不言樂祭事也

相干私事不可言於公庭故公庭不言婦女

長樂陳氏

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

不相于哀樂之
祭吉事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則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則有誅

人臣以職分內事事君每事當謹之於素文書簿領已至君前乃始振拂其塵埃而端整之卜筮之官龜筴其所奉以周旋者於君前而有顛倒反側之狀此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皆有罰

曰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倒筴側龜與振書其過非大然皆有誅疑若已甚蓋以群臣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歟

重平聲

衿音軫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

龜筴所以問吉凶嫌豫謀也几杖所以優高年嫌自尊也席所以坐臥蓋所以蔽日與雨絺綌所以涼體衿單也單則見體而褻此三者宴安之具也重素衣裳皆素也以非吉服故亦不可以入公門

苞白表反 扱音插 厭於涉反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苞讀為薦以薦蒯之草為齊衰喪屨也扱衽以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也蓋親初死時孝子以號踊屨踐為妨故扱之也厭冠喪冠也吉冠有纚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

衰音催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方板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也。衰五服之衰也。凶器若棺槨牆妾明器之屬不以告不入公門。謂告則可入者。蓋臣妾有死於宮中者君亦許其殯而成喪。然必先告乃得將入也。

公事不私議

馬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

君子有位者也。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廐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用也。故次之。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又次之。

卷去聲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

犧賦亦以造言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簋之類。鄭註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盆以盛血。簋受肉籠也。○疏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諸侯大

夫少牢此言犧牛也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歛邑民
供出牲牢故曰犧賦藍田呂氏曰宗廟祭器事吾
先也廐庫犧賦待吾衆也吾
室養器奉吾私也此先後之序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

室不斬於丘木

北有墓域也
呂氏曰祭器可假服不可假也丘木所以庇宅兆
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

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竟音境

呂氏曰臣之所以有宗廟祭器以事其先者君之
祿也今去位矣乃挈器以行是竊君之祿以辱其
先此祭器所以不踰竟也寓寄於爵等之同者使
之可用也○馬氏曰微子抱祭器而之周何也君
子為已不重為人輕抱君之祭器可也抱已之
祭器不可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

素裳素冠徹絲鞵屨素箴乘髦馬不蚤鬣前

綠去聲鞵音低 箴莫歷百反 蚤音瓜鬣

不祭食不說入說如字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二月而復服

壇位除地而為位也鄉國向其本國也徹緣去中衣之采緣而純素也鞮屨革屨也周禮註云四夷舞者所乘素箴素白狗皮也箴車覆闌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幣是也髦馬不翦剔馬之髦鬣以為飾也蚤治手足瓜也鬣剔治鬚髮也祭食食盛饌則祭先代為食之人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已雖遭放逐而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

已也御侍御寢宿也凡此皆為去父母之邦捐親戚去墳墓失祿位亦一家之變故也故以凶喪之禮自處三月為一時天氣小變故必待三月而後復其吉服也藍田呂氏曰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國喪其位也墳墓拊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也為壇而哭衣冠其宗廟庶民為素輿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之禮也禮庶民為素輿馬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仕焉而已者大夫為國君齊衰三月未絕者皆所寓士三月言與民同也今去其君雖非喪也然重服絕者復服之義故以喪禮處也鞮屨革屨也周官鞮屨氏蓋變夷之服也革去毛也鞮屨革屨也周官鞮屨氏蓋變夷之服也樂毅云忠臣去國不索其名為厚之至也○廣安游則君有罪矣君去國不忍為者厚之至也○廣安游氏曰古之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戰勝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去本也且非特以喪戰勝也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去本也且非特以喪

禮自處也人將以喪禮弔之馬去國則弔之凶災則弔之故夫去國古人之所大患也棄其君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其去國之可悲也明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

稽首

此言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君若問勞其道路之勤苦則旋轉退避乃再拜稽首也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則退卻不敢答拜而抗賓主之禮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敬而先拜謂大夫士聘於他國而見其卿大夫士也同國則否馬氏曰相見禮若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然則拜之禮蓋亦若此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先拜至聘禮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則先拜之禮不特大夫士而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弔喪而不答主人之拜者以為助執喪事之凡役

而來非行賓主之禮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遼絕故君不答拜此二者之外無不答拜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拜大夫之辱大夫拜士之辱皆謂初為大夫初為士而來見也此後朝見則有常禮矣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亦以其初為士而敬之也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此謂尊卑相等者言同國則異國亦當然矣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君於士雖不答拜然不以施之他國之士者以其非已之臣也大夫答賤臣之拜避國君之體也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嫌疑之避亦多端矣然拜而相答所以為禮豈以行禮為嫌哉故記者明言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

麇音迷

卯

春田蒐獵也澤廣故曰園群聚故曰掩麇鹿子凡獸子亦通名之麇卯微故曰取君大夫士位有等降故所取各有限制此與王制文異○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

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

樂

縣音玄

膳者美食之名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食必先祭肺言不祭肺示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人君驅馳車為之路不除不埽除也祭必有鍾磬之懸今不懸言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加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自君至士各舉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其實互相通耳通耳病瘵所以感吾體也乎其間也所以天下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故歲凶年穀不登大夫饑色無田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食也夫士非無田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食也夫肥馬不食穀則芻秣而己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食而食馬與牲仁野人所不為也凡此皆與民同憂自賦之道也及乎有九年之蓄雖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憂者無
不同其樂也

君無故王不_レ去身_レ大夫無故不_レ徹縣士無

故不_レ徹琴瑟必_レ

故謂災變喪疾之類蓋田呂氏曰君子致禮以治
慮無所不在於和使放心和氣不得心養其血氣志
以無故而不得舍也災患喪病方在所憂故不可
衆以樂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
養行以肆夏故不去身非特為飾亦有王声鏘鳴
中於五音近於樂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

拜稽首而后對

安取彼猶言何所得彼物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

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

后對

大夫士以私事出疆皆請於君其反也大夫有獻
而士不獻不以卑者之物瀆尊上也故但告還而

已勞之者慰勞其道路之勞苦問其行者詢其游
歷之所至也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寵也長樂陳氏曰古
之為臣也無私行出疆之禮告於君而後可也臣
有賜馬必獻以示親一也子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或
然亦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

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

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死社稷謂國亡與亡也死衆謂討罪禦敵敗則死
之也死制受命於君難毋苟免也○方氏曰國君

神

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何也蓋止
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止乎公義也○趙氏
曰社所以祭五土之臣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
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周禮大司徒設社
稷之壇壇者累土以為高也不屋而壇社壇在東
稷壇在西藍田呂氏曰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
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為之置社稷使君
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比有國者所以社稷為
言也大夫之有宗廟之士比有國者所以社稷為
夫士則有以道去其君諸侯有國受之於天子有
死而無去也然此去者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
隕先君有後則雖有不安其國致位而去特一身
去就而已是亦有死無二而巳君之有社稷受命於
臣受命於君有死無二而巳君之有社稷受命於

天子者也大夫之衆士之制受命于其君者也故人臣敬君莫先於致命棄命不死不敬莫大焉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

予一人

天子者君臨天下之總稱臣民通得稱之予一人則所自稱也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

某

踐履也阼主階也履主階而行事故曰踐阼也宗廟之事為內郊社之事為外祝辭稱孝王某者事

親之辭嗣王某者事神之辭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

畛音珍

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必使祝史致鬼神當祭者之祭以不親往故祝辭稱字曰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稱也○呂氏曰畛猶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方氏曰望秩之禮必於野外故以畛言之畛田間道也祭於畛而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天子適諸侯非其常蓋有時矣故於是特言有焉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

假音遐
登假措之廟之主曰帝

自上墜下曰崩亦壞敗之稱王者卒則史書於策曰天王崩復者人死則形神離古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體魄冀其再生也故謂之復天子復者升屋招呼之辭臣子不可名君故呼曰天子復也疏云以例言之則王后歿亦呼王后復也告喪赴告侯國也呂氏讀假為格音引王假有廟與來假來享言其精神升至于天愚謂遐乃遠邈之義登遐言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

大行也措置也立之主者始死則鑿木為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作主以依神也○呂氏曰考之禮經未有以帝名者史記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號也○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吏策之辭異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自后而下
皆三因而增其數妾之數未聞者馬氏曰昏義曰古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
之內治此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
有妾蓋昏義言後宮之治故兼天子后言之而備
六宮之數而妾不與焉曲禮言後宮之位故止言
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尊亦曰有后而妾
之賤亦與焉

大音泰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
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此六大者天官之屬也以其所掌重於他職故曰
先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
典司五衆

此五官與天官列而為六五衆者五官屬吏之群
衆也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
司貨典司六職

府者藏物之所此府主藏六物之稅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

草工典制六材

此六材者六工之所用也故不曰典司而曰典制已上四條舊說皆為殷制其實無所考證皆臆說耳

五官致貢曰享

呂氏曰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獻于王

故謂之享貢功也享獻也石林葉氏曰自夫人以

後與名號之異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為殷禮也蓋治天下必自亂於內始而夫人嬪妾莫不有司

而不言司者以其主於內而巳內治則家道正可先之其屬及國大宰王所賴以治國也故建官持

言六典六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有書故

地道不可無職故有數不可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
道所掌者邦教也攻有政不可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
馬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於從善而耻於犯法
也故次之國以禁刑暴亂之版以詔爵祿終之以
司寇詰邦國之禁刑暴亂之版以詔爵祿終之以
故言五眾所以奉地也天官於地是所以輔相養成
地官先司徒以奉地也天官於地是所以輔相養成
之時也然於萬物生於地長於地是所以輔相養成
之不可不也先王急於務故於貨物聚之於天是
材亦先王之智急於貨物聚之於天是所以輔相養成
木也水也草也器也金也土也石也木也獸也
之造於所治則曰六職也見之於用則曰六材也
也造於所治則曰六職也見之於用則曰六材也
聚其物而後命官以分治之故先言六職六材以待
而有成非人則不能成其治也故先言六職六材以待
至於萬物各得其宜以成其治也故先言六職六材以待
道輔相天地之宜以成其治也故先言六職六材以待
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功罪不
不立故五則下之情不通黜陟不行於下則功罪不
其貢以通於王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
 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
 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
 於其國曰君

司徒以下五官之長者天子之三公也伯者長大
 之名三公無異職即六卿中三人兼之任左右之
 職謂之相九命而作伯則分主畿外諸侯如公羊
 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是也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其所治之方也

天子之吏擯者之辭也此伯若是天子同姓則天
 子稱之為伯父若異姓則稱為伯舅皆親之之辭
 也此伯皆有采地在天子畿內自稱於私土采地
 之外則曰公自稱於采地之內則曰君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
 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
 曰君

天下九州天子於每州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
 加之一命使主一州內之列國取牧養下民之義

故曰牧叔父叔舅降於伯父伯舅也自稱於所封國之外則曰侯若與國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也長樂劉氏曰昔三代聖人行已之法必稽於古首出廢物而不敢自尊也德配二儀而不敢自大也莫尊乎父而謂同姓三公為伯父莫親乎母而謂異姓三公為伯舅非徒自示寡昧早已以尊賢也蓋以億兆之命舒慘繫于一人政教之原治亂想干一德非屈已以下賢崇道以率眾未易化也叔父異姓者謂之叔舅焉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天曰子於內

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天子亦選賢以為牧但以卑且遠故不以牧稱亦不稱父舅朝見之時擯

辭惟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穀善也於內與其臣民言也外謂夷狄之境也自稱王老言天子之老臣也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四夷之君其來荒遠故以庶方名之庶衆也某人若牟人介人之類○疏曰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若男亦稱男也若自與臣民言則稱孤孤者特立無德之稱也

天子當依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見音現天子曰覲

天子當寧寧珍呂反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曰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朝者位於內廟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寧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寧人君視朝所寧立處蓋辨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寧而立也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

一本外朝之謂之外之有三字是也

觀又曰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

是皐門之內庫門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

三朝廣安游氏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之尊不有賓主相中馬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獨持其利勢也天子以親上之相睦而臨諸侯亦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固以爲不可忘兄弟之尊卑之分其自然而相見於其來朝之親也臨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親之受於廟實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文而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未及期在期日之前也郤地閑隙之地也下言相

見及期日也遇有遇禮會有會禮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大夫往大聘則卿往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約信者以言語相要約為信也用誓禮涖臨也春秋所書遇會盟聘皆有之惟無誓耳疏云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

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

書置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也

陳氏曰盟會或衆遇不必衆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宋

公衛侯遇於垂是遇不該於衆也周禮有盟邦國

有盟萬民春秋有諸侯會先王之禮然而會遇盟

誠懃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夫大之禮然而會遇盟

誓之禮未嘗弛於天下將使夫入明則知好惡幽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

適丁歷友

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

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之類擯

者告天子之辭也凡自稱皆曰寡人不獨與民言也此略言之耳適子孤亦擯者告賓之辭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

某侯某死曰噩復曰某甫復曰某

內外事見前章曾孫猶晉平公禱河而稱曾臣彪之類天子德厚流光故外事稱嗣王某諸侯不敢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曾孫也薨之為言曹也幽晦之義本國史書之辭復稱字臣不名君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呂氏曰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誅先君之善而請謚於天子故亦曰類類何氏曰而稱之如經天

諸侯使使去聲入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

老

寡君之老惟上大夫可稱見玉藻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跄跄庶

濟上聲

踰七羊反

人惟焦

呂氏曰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壯盛顯明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庶人見乎君不為容進退趨走焦焦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為容之貌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大夫大夫曰孺人

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妃配也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

畿內諸侯之妻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繭之屬故得以見天子○陳氏曰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婦稱非所以能事人故稱老婦○應氏曰年高者固可稱老婦其始嫁者宜如何稱則亦曰婦而配之以卑小之名耳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疏曰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

出故得自稱也坊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亦從君為謙也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小童未成人之稱婢之言卑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自稱其名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

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
者自稱曰某

某士擯者稱其人曰某國之士也晉韓起聘於周
擯者曰晉士起蓋列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
士等也陪重也諸侯為天子之臣已又為諸侯之
臣也於外曰子者亦擯者辭在他國則擯者稱其
姓而曰子春秋閔二年齊高子來盟高侯是也於
其國曰寡君之老謂在已國與人語則以此自稱
也使者自稱曰某某名也若為使在他國與彼君
語則稱名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疏曰君子不親惡者謂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故書出名以絕之也○呂氏曰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名君子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陳氏曰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

賤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譏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以其滅同姓也夫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在所棄焉君子所以不親也然春秋書天王居於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蓋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滅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
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
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為守以義為行
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子之事親也二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號平聲

呂氏曰君臣義合也父子天合也君臣其合也與
父子同其不合也去之與父子異也嚴陵方氏曰
臣之義也諫而不顯者臣之私也此主於人臣之
禮故曰有不顯諫而顯者臣之於父子義也此
不為臣有所不忍臣之於君三諫而不聽尚復
則固位矣固位者義所不為則逃之仁者不忍
諫不聽苟遂絕之則傷恩矣傷恩者仁者所不
隨之逃之全其身而立我義之盡也隨之將以感

其心而立人則仁之至也臣子之道備矣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

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
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嚴陵方氏曰君於平居
品嘗之大小子親視之亦以致其謹而非已則
業則術無所自而精術之醫之不精其苟服其
司徒以世而己若夫非傳業而此也雖然經心
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此也雖然經心者未
三世固在也

擬人必於其倫

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為不敬也。○方氏曰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為賢，擬之以道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為聖，擬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擬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擬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道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

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千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顏註食貨志云：「千箇也。」謂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

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為國以禮而禮莫重於祭宗廟社稷事，無有先於此者，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古者五十命為大夫，故不問其年而問其子之長。幼御謂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疏曰

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

謁請也。典謁者，主賓客告請之事。士賤無臣，下自典告也。

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長則能，嚴陵方氏曰：貴賤為以用事故於問國君之年，則以從宗廟社稷之事為對焉。宗廟社稷蓋事神之事也。御則於事有

所制御蓋治人之事也。典謁則典主請謁蓋事人之事也。負薪則力役之事而巳。事神者重於治人。治人者尊於事人。事人者逸於力役。此重輕尊卑逸勞之別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數地舉其土地之廣狹，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各言之也。山澤所出如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也。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宰邑宰也。有宰則有采地矣。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上士三命得賜車馬故問士富則以車數對也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上声畜許六反

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之多寡在乎人故數畜以對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呂氏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冬日至祭天夏日至

司命者父昌宮之
皇泰厲者前世之
天子無跡者公厲
者前也之諸侯無
跡者族厲者前也
之大夫無跡者也

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五祀則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歲徧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境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雷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考於經皆不合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于五祀則自天子至士皆祭五祀祭法言涉恠妄不經至于所稱廟制亦不與諸經合嚴陵方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文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故

無福。○方氏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者，存乎義。因所廢而莫敢舉，因所舉而莫敢廢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也。北溪陳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毛色純而不雜曰犧。養於滌者曰肥。求得而用之曰索。○疏曰：此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

大宰者牛羊豕小宰者羊豕

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則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呂氏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禰族人兄弟

皆宗之冠娶妻必告死必赴况於祭乎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祿而不敢專其事也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此義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促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此以下凡二十一物元頭也武足迹也牛肥則迹

豕曰剛鬣大

豕肥則鬣剛

豚曰脂肥

脂音突

脂者克滿之貌

羊曰柔毛

羊肥則毛細而柔弱

雞曰翰音

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

犬曰羹獻

犬肥則可為羹以獻凡煮肉皆謂之羹特牲禮云羹飪類考叔曰未嘗君之羹是也

雉曰疏趾

疏音疎

雉肥則兩足開張故曰疏趾

兔曰明視

兔肥則目開而視明故曰明視

脯曰尹祭

尹正也。脯欲專割方正。

稟音考
稟魚曰商祭。

鮮音仙
稟乾也。商度也。商度其燥濕之宜。

鮮音仙
鮮魚曰脰祭。

脰音挺

脰直也。魚之鮮者不餒敗則挺然而直。

水曰清滌。

水玄酒也。水可澆濯故曰清滌。

酒曰清酌。

古之酒醴皆有清。有糟未涉者為糟。既涉者為清也。

黍曰薌合。

薌音香

黍熟則黏聚不散。其氣又香。故曰薌合。

梁曰薌萁。

萁音基

梁穀之強者。其莖葉亦香。故曰薌萁。

稷曰明粢。

粢音咨

稷粟也。明則足以交神。祭祀之飯謂之粢盛。

稻曰嘉蔬

蔬與蔬同立苗蔬則茂盛嘉美也

菲曰豐本

其根本豐盛也

鹽曰鹹鹺

鹺才何反

鹹鹺鹽味之厚也

玉曰嘉玉

無瑕之玉也

幣曰量幣

中廣狹長短之度也○疏曰此等諸號若一祭並

有則舉其大者或惟有犬鷄惟有魚兔則各舉其

號故經備載其名蓋田呂氏曰祭宗廟之禮內則

其物之至美以薦之然後可以言於物不敢不盡

來享也故祝辭皆舉其美而鮮菜以得宜為美

也禽獸之故獻以肥腠為美魚腊鮮菜以得宜為美

水與酒以之潔清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以不瑕為美

非以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以不瑕為美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

祿庶人曰死在牀曰殯在棺曰柩羽鳥曰

禮記卷之六

降如字
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

疏曰卒終竟也士祿以代耕不祿不終其祿也死者漸也消盡無餘之謂尸陳也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地氣絕之後更還床上所以如此者凡人初生在地病將死故下復其初生冀得脫死重生也若其不生復反本床既未殯歛陳列在床故曰尸也○呂氏曰柩文也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故在棺欲其久也羽鳥飛翔之物降而下則死矣獸能動之物腐敗則死矣漬謂其體腐敗漸漬也兵者死於寇難之稱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

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曰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媿辟法也妻所法式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不異其稱謂也

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

曰卒短折曰不祿

嬪者婦人之美稱嬪猶賓也夫所賓敬也短折天

橫而死也。此言卒與不祿與上文大夫士之稱同者。彼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修短言也。又按呂氏說死寇曰兵之下當以此二句承之。蓋錯簡也。○謝氏曰易曰有子考無咎。又曰意承考也。又書言事厥考厥長之類。皆非死而後稱。蓋古者通稱後世乃異之耳。

天子視不上於袷袷音劫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

夫。衡視士。視五步。

天子視謂視天子也。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要頽

下之貌。視國君者目不得平。看於面當視其面之下。袷之上也。衡平也。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視五步者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之間也。

凡視上於面則教教音教下於帶則憂傾則效效音效

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以慎也。○劉氏曰臣之事君敬盡於心則五事罔有弗正。然於視瞻苟無等降在禮為愆矣。故視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各不同焉。

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
庫言庫在朝言朝

人君有命令則大夫士相與肄習之其事或在官
或在府或在庫或在朝隨其所在而謀議之官者
職守司存之總名府庫者貨器藏貯之異號朝則
君臣會見之公庭也蓋田呂氏曰先時豫慮思不
是位也不敢以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以
有他慮此所以志無所分政無不舉也
朝言不及犬馬
犬馬微賤不當言之於朝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
顧君子謂之固

朝儀當肅不宜為左右之顧異猶他也敬心不存
則形諸外此所以知其有他事他慮也固謂鄙野
不達於禮也蓋田呂氏曰在朝而言犬馬慢也敬
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
異慮也故君子謂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
禮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盡此道也

大饗食不問下不饒富

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為貴焉故不饒富凡執事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執事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匹音木

謂之鬯言其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天子無客禮而言摯者用以禮見於神而已圭命圭也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此不言璧略也羔取其群而不失類且潔素也鴈取其知時且飛有行列也雉取其性之耿介且文飾也匹讀為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童子不敢與成人為禮或見師友而執贄則奠委于地而自退避之也纓馬之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鞬也矢箭也或野外或軍中隨所有用之也

婦人之摯棋棊棋音矩棊音東栗

棋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石李榛似栗而小脯即
 今之脯也脩用肉煨治加薑桂乾之脯形方正脩
 形稍長并棗栗六物婦初見舅姑以此為摯也左
 傳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長樂陳氏曰禮
 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責也又云君子於
 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責至於和君賤至於庶人以
 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摯不足以為禮摯而不稱
 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
 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
 於大夫曰備掃灑掃去聲耳灑所買反
 呂氏曰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妾媵之數而已皆

自卑之辭也嚴陵方氏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不
 麗者有家之事不如是不足以配國君故曰備掃灑
 灑凡此皆主人之謙辭爾故每言備馬備者所以
 備其
 之也

禮記大全卷之二終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三

檀弓上第三

劉氏曰檀弓篇首言子游及篇內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

克音問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

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

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由禮下二卷

四三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擅弓魯人之知禮者
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
亦為之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
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禮也
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
譏之何居怪之之辭猶言何故也此時未小歛主
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其弔故弓畢而就
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嚴陵方氏曰免之為
爾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五世之親
非五世之親而其喪又非死於他邦者擅弓為之
免焉蓋非所服而服之也服非所服之服所以譏
立非所立之意爾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
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
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賄徒本友而立衍也夫仲
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予將問諸孔子孔子
曰否曰孫

曰弓之問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
文王長子微子舍孫立衍或是殷禮文王之立武
王先儒以為為權或亦以為為遵殷制皆未可知否則

以德不以長亦如大王傳位季歷之意歟。應氏

曰擅弓默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

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張樂陳氏曰

本旁出為枝子之正出為嫡旁出為庶故伐枝不

其嫡則其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正而庶必寧

此天地位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

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無爭故子生家子

接以大夫庶子少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

見冠則嫡子於庶子於外死則嫡子斬庶子

期其禮之重輕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

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

子不祭禩禩明其宗也史曰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

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

檀弓弔之以司寇之惠子舍嫡庶之分而巳春秋

衰皆重其服以司寇之惠子舍嫡庶之分而巳春秋

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春秋

夷而與夷卒見殺營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

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至於亂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

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

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

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養三年

饒氏曰左右音佐佑非也左右即是方養不止飲

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
一而巳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心宋苦齊晉之居不
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
一而巳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心宋苦齊晉之居不
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
一而巳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心宋苦齊晉之居不
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
一而巳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心宋苦齊晉之居不
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
一而巳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心宋苦齊晉之居不
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
一而巳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心宋苦齊晉之居不
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有方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朱氏曰**親者仁之所在故有隱而無犯君者義之所在故有犯而無隱師者道之所在故無犯無隱也○**劉氏曰**隱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隱非掩惡之謂若掩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當然也惟秉史筆者不在此限

就養近就而奉養之也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而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長樂陳氏曰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之成我同乎仁而無隱則與親同異無隱與君同無犯與親同三年與君親同無異服則與君親同○**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得其一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亦師也故有成就己身而思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聖人已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后歸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苑在階之下上請合

蔡本浪友

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
吾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
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
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偽以文
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
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
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嚴陵方氏曰
周官墓大夫
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豈有夷人之
墓以成寢者哉而季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
壞故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
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
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
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
則安能為復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
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

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後禮當
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
除之此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
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問則子思難
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謂
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為之隆殺
也惟聖人能於道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
道之所當降殺者則從而殺之汚猶殺也是於先
王之禮有所斟酌而隨時隆殺以從於中道也我
則安能如是哉但為我妻則白當為母服今既不
為我妻則白為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

禮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張子曰道隆則從而隆
汚亦就其出母以定汚隆聖人則處情子思則從而
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處情子思則從而
父不使之喪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
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母為我人不至於
聖人不敢不循理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處權
子思自以為不敢處權惟循理而已不敢學
孔子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

后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頌音懇

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拜賓也稽顙者以頭觸地
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也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
其先加敬於人而后盡哀於己為得其序也頌者

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長樂陳氏曰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為重，而或先致哀，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泰，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也。

識音志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為壟，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識記也。為壟所以為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

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

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三去去

後

墓之二本
作者

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圯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之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廬陵胡氏曰作墓時當為堅久之計不可令崩壞而加治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

命覆醢覆芳服友

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聞使者之言而覆棄家醢蓋痛子

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朱子曰子路仕衛

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

義而苟為也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

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間也長樂陳氏曰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可忍見之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嚴陵方氏曰

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然必以墓草為節者蓋生物既變而墓心可已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附於身者襲歛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也。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金華應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立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

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為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一時而不謹則有悔惟其誠信故無此一時不謹之患。馮氏曰事親無所不用誠信而至於明器則備物而不可用者亦可以為誠信乎蓋之死而致死之不可為也。不可為也。死而致生之至者不知而不可為也。明器之用仁智之道誠信之至者不知而不可為也。明器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也知死則可以無悔也。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於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莫殯於五父之衢人之

父上聲

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

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聊音聊曼音萬父音甫

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殯於五父之衢者殯母喪也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謂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為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輶葬引飾棺以柳晏此則殯引耳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

慎讀為引去聲

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馬遷為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癯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

辨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說見曲禮

喪冠不綏

冠必有筭以貫之以絃繫筭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綏喪冠不綏蓋去飾也

絃恐絃之誤字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音櫻}泥周殷人棺椁周人

牆置其翼

瓦棺始不衣薪也聖周或謂之土周聖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為輓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為棺椁周人又為飾棺之具蓋彌文矣牆柳衣也柳者

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

謂之牆翼如扇之狀有畫為黼者有畫為黻者有

畫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馬氏曰有虞氏

氏聖周周之有椁之象商人以瓦棺聖周皆陶治之器而陶治出於土及其久也必復於土不能無使土浸膚遂以木易之木足以勝土而仁人孝子所以深慮長思者未有易此聖人之法相待而後備故周人則緣商人之棺椁飾之以牆置翼棺椁以畫孝子之心無使之惡於死而已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苑長殤以夏后氏之

聖周苑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苑無

服之殤

禮記卷之三

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嚴陵方氏曰：椁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牆以世愈久而禮愈備，故也。長殤而下死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騂。
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騂，赤馬而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

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綵，幕。曾也。

也。

饘音旃

綵音消

齊音咨

騂音元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饋稀曰粥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為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絹為幕蓋僭天子之禮矣廣安游氏曰父母之喪貴賤幕則天子以絹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禮所謂貴賤一者固當一也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固當異也此二言喪禮盡矣且禮文之制魯申獨舉幕而不舉其他則其他推是而可知矣

重平聲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

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

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蓋音盍

此事詳見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何

不也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

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重耳又勸其奔他國而申生不從也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

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欲吾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
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
善也

朝祥且行祥祭之禮也朝祥莫歌固為非禮特以
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
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
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
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

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蓋聖人於
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長陳氏
曰喪凶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為吉祭之
禪未全乎禮也祭吉禮也畢凶禮之喪猶為吉祭之
祥歌同日失之太速子路笑之失之太嚴此孔子
所以恕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無已也記曰祥之
日鼓素琴不為非而歌則為未善者琴自外作歌
由中出故也

乘去声 縣音去音五日奔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

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味之

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

無當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乘丘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
勇力者為之太崩曰敗績公墜車而佐車授之綏
以登是登佐車也佐車副車也綏挽以升車之索
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闔而
死圍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
則知非二子之罪矣生無爵則死無謚殷大夫以

為

上爵爵士雖周爵卑不應謚莊公以義起遂誅其
赴敵之功以為謚焉。方氏曰誅之為義達善之

實而不欲飾者也謚則因誅之言而別之有誅則

有謚矣長樂陳氏曰春秋無義戰則莊公乘丘之

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誅而加之未成德之

士使與士喪同非禮也非義與智則貽害於一時

非禮則亂法於萬世貽害於一時

萬世其罪大記人即其罪大者記之故曰士之有

誅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
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病者疾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也

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筮與子春曰止曾

瞿立曰優

呼音吁

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筮與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

元起易筮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

變幸而至於曰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呼音吁

院極反

筮音責

華立曰丞

イヤレチヒトノ

華

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華者畫飾之美好睨者節目之平瑩筮簞也止使
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之
聲曰童子再言也華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
子知禮以為曾子未嘗為大夫豈可卧大夫之筮
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
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朱子
曰易筮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
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
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
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
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
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程子曰人苟
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
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
此者之為不見實理者實見得非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
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龍泉葉氏曰曾子之學
且改過甚勇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
是後學鑒照準程處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

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
而廓然

疏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
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
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
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望
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
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方氏曰下篇
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
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

故
行
文

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略為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也故夷狄無禮朝

婁音閣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陘音邢

魯僖公二十一年與邾人戰于升陘魯地也邾師

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用矢釋云邾人

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夫以盡愛之道禱祠之心

孝子不能自己冀其復生也疾而死行之可也兵

刃之下肝腦塗地豈有再生之理復之用矢不亦

誣乎

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鮒始也

髮在華反

臺音瓜鮒音皆

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髻故謂之髻狐

鮒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人所敗也髻不以

弔時家家有喪故髻而相弔也○方氏曰矢所以

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髻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

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

不用禮者也且禮者行乎其道也推其以禮相與則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此古道也後世極兵力所至

兩軍交戰尸萬人要有所止未有若後世極兵力所至

至於僵尸百萬人與夫死者之家所謂喪也古者雖

身膏草野之人與夫死者之家所謂喪也古者雖

得行乎其間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交

而始以衰而不髮則為常則再失之矣嗚呼自先王

禮記

檀弓

卷

十一

樂達乎天下凡所謂禮者行之廟堂至乎州巷達乎蒐狩用乎軍旅次顛沛無非禮者生乎此死乎彼是上下大小相與習乎此而安乎此於兩軍之戰而殺有所止禮使然也後世不然其從容無苟可以時固已廢禮任其智力及夫軍旅死生之際止與後世異蓋禮之存亡故也於復以古人之殺有所則知兵禍之甚烈記禮者其失禮之甚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

從音總

扈音戶

母從從爾爾女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

而總八寸

縚音叨

縮妻夫子兄女也姑死夫子教之為髻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髻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

總之法笄即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笄用箭竹竹之小者也婦為舅姑皆齊衰不杖期當用榛木為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為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髻後其長八寸也

禫大感反縣音玄

比音界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

戲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後間一月而禫故云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者非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亦謂間一

世也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
比御而不人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
寢也一說比及也親喪外除故夫子美之長樂陳氏曰蓋
三年之喪則父矣故祥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
之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由此觀之孟獻子禫也先王制禮以御而為界子夏
于此美故孔子稱之今夫先王制禮以為君子伯魚子
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以為得禮也特稱其加諸
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為得禮也然則孟子伯魚子夏
而人一等而已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約屨頭三節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禮既祥白屨無絢縞冠素
紕組之文五采今方祥即以絲為屨之飾以組為
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譏其變吉之速然
蓋者疑辭恐記者亦是得於傳聞故疑其辭也引
孔子之事者以見餘哀未忘也季氏曰設而不入加于
人者也絲屨組纓不及于人者也同于禮矣孔子加
于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及人非禮矣孔子加
篤于仁克之禮也禮有五及人可也及人非禮矣孔子
而成笙歌禮也禮有五及人可也及人非禮矣孔子
孔子于其言

死而不弔者二亩厭厭音壓

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

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應氏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耳。若為國而死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也。○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為死於畏矣。似難專指戰陳無勇也。或謂鬪狼亡命曰畏。廣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死有所憾，若勸勉而不弔之類，是也。蓋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憾，而不愧而不自麗於過惡，此其為尊道而不迫，亦後世所及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吳氏莘曰：聖人以中道抑人繼而已。○臨川吳氏曰：行道謂稍知其過，厚懼其不可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以不忍也。伯魚於喪，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有所以遂除之厚，而於禮不可，故天子當除之，抑其過也。伯魚之過，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

樂音岳樂音洛

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

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首去聲

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雖微獸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

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周公是也長樂陳氏曰禮樂同出於人而人心而仁者何人而不仁也亦出於人則禮樂之道不為人而心而仁者何人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偽為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正丘首况仁人孝子乎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期音暮

與平聲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

嘻音希

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為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嘆其甚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禮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為禮則子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

子曰周公蓋祔

天子以四海為家南巡而崩故遂葬蒼梧之野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

生二女霄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此記者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因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書陟方乃死蔡氏曰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簣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為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志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為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可則大功而業亦不特廢也康誥於父子則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特廢也康誥於父子則大功而之以弗念天顯於弟則戒之以不戒也禮不曰衰期於戒天性之將薄者不可以其天性之厚者無業其意如此而巳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語去聲

申詳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漸盡無餘之謂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群物同朽腐故曰死疾沒世而名不稱為是也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長樂陳氏曰君子小言人生斯世當盡人道終稱之若小人道則無可盡死也為能終其事故以終稱之曰死終小人道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故稱之曰死終小人道則無可盡不盡之形言子張言沒幾者蓋以生平持身唯恐有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與平聲

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于尸東當死者之

有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度置飲食，蓋以生時度
閣上所餘脯醢為奠也。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以
未忍易其舊故，以閣上
所餘脯醢以為奠也。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
言思也亦然。

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禮儀
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為位是曲巷中之禮
也。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也。馬氏曰：凡

哭必為位者，所以叙親疎恩紀之差。嫂叔疑於無
服而不為位，故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叔嫂。蓋無服
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
內喪之親。子思哭嫂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
為娣姒之義，而不敢以已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
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妻之昆弟外喪
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
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
人門右，由是言之，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嫂
叔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嚴陵方
氏曰：位
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不可以無辨
故哭泣之際，各為之位焉。治乎同室之衰，典籍多

失而一時之禮或有小功不為位者此曾子所以
譏之子思之哭嫂也為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為
位則知小功不為位尤為非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

古也

疏曰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
禱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尚文冠多辟
積不一一直縫但多作禱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
猶疏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言古喪冠
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云非古也止是周世如此
耳古則吉凶冠同直縫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

杖而後能起

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

杖而起者有面垢而已者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

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
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解而冰三年可

以祥而除使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跛而及之也
若夫以親之恩為罔極吾已之情不可傳在人者不窮
之情而節之以禮則在已者不可傳在人者不窮
不可繼是哉賊天下之人而禍於考也此曾子所以
而悔之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食既
七日乎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
而可乎稅他外友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大功以
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
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
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疏曰此據正服小功

也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馬氏

曰曾子於喪有過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
雖不必稅而稅之者蓋亦禮之疑於此然小功之服
於已推此則不稅而欲稅之者固可矣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

乘夫聲

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

伯高

貨

攝貨也十箇為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
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為一箇束帛是十箇二
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徒空也伯高不知何

禮記卷之三
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
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
實則深責冉子矣。長樂陳氏曰。禮以誠為本。誠以
末。不足於藝。而不足於禮。是文無本。不立無文。不
則。不知本此所以攝束帛乘馬而擅行之也。觀其
益。子華之粟。謀穎之史。伐則其。所擅行之者。豈特
哉。是皆不足於禮之過也。孔子曰。冉求之藝。文之
以為禮樂。亦可為成人矣。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惡音烏
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
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

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䟽於寢則已。重夫
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
勿拜也。為去聲

告死曰赴。與訃同。已。太也。○馬氏曰。兄弟出於祖
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
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已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
諸寢。友以輔已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

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之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于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石梁王氏曰為爾哭也來者一句長樂陳氏曰禮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人情之禮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禮以循義則先王之死孔子疑其所哭故謂兄弟者父祖之遺體則哭

於廟父之同志則於廟門之外師成我者也故於寢朋交輔我者也故於寢門之外所知我者也故於故於野伯高之於我情則非所知蓋為子貢而來知其見我也由賜而已故哭諸賜氏蓋為子貢而不傷則來者禮也故拜而來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禮也故勿拜之哭於賜氏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以為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歟嚴陵方氏曰薑者草肉之外有草木之滋者亦慮其不勝喪而已

喪平聲

喪去聲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

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女何無

女音汝

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

喪平聲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

喪平聲

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離去聲

索悲各反

以哭甚故喪明也洙泗魯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

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張子曰子

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氣漸衰

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

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

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方氏曰子

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不隆於親而隆於己猶以
 為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然君子以友輔仁子
 夏之至於三罪者亦由離朋友之群而散居之久
 耳以離群故散居也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所以多
交脩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
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寡過而
德易以成曾子之責于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
焉曾子不以為嫌于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己以
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
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
間相諛以色辭相安以姑息非復古人之道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
 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

闔者宮中之門
 西北之隅言突

齊音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
 夜而居外似有喪○應氏曰致齊居內非在房闈
 之中蓋亦端居深處於突與之內耳廣安游氏曰
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車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
出處有常所苟變乎其常則必有故不然則不安
手流俗而為異者也故古之人見其服飾而長少
可知見其步武而尊卑可知察其人之居則人之
得失可知此由乎常而觀之

高子自平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

齋音齋君子以為難

子臯名柴孔子弟子。疏曰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嚴陵方氏曰君子於此固不以爲然亦不可以爲非特以此固不以爲是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爲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日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爲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

既不倚斬重不言可知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爲勤勞之事也。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爲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于一猶可以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是已據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粗故曰與其不當物寧無衰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

說音脫驂音參

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
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駕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各一馬為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脫驂馬以為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惡夫涕之無從者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舊說孔子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

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為之賻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文何必迂其說而以為遇主人之哀乎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賻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故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

識音志

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為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廬陵胡氏曰未之能行也善其哀慕虞祭雖遲不害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方氏曰吉之先見者謂之祥祥必有祭祭必有肉饋祥肉則所以獻其吉也受之必彈琴則所以散其哀也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仁也必彈

琴而後食之義也禮之道無他節文仁義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尚右故之二三子皆尚左

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此蓋拱立而右手在上也張子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又手俄頃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子如喪出母亦夫子自製也山陰陸氏曰二三子鐵悉務學聖人如此蓋有不應學而學之者未之有應學而不學者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

其類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類則吾

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

縱自適之貌泰山為衆山所仰梁木亦衆木所仰

而放者猶哲人為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

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也而立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

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

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為主猶在西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

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之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長樂陳氏曰聖人天地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命之委順故視肝瞻為楚越以死生為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幻滅為累哉此所以悟於將死之夢全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造而吉凶不與之場以與天為徒也然安得恣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場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差歟嚴陵方氏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者示不忍賓之爾故曰則猶在昨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若將賓之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者則若賓之矣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皆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愈遠而已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知其將死者以殷人則宜享殷禮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

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

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以後章二三子經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弔

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經也五服經

皆兩股惟環經一股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

不得稱服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

嚴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報施之禮也學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則師之於人豈小補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恩充所重故也意世衰道微禮教不明天下其執親之喪不能三年者蓋有之矣而况於師乎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

披彼義反

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綢音叨

旒直小反

公西氏赤名字子華孔子弟子也。疏曰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於是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

枉綢

翣恐樞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制又綢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詩虞業維樅疏云懸鍾磬之處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練素錦也。緇

布廣終幅長八尺旒之制也。長樂陳氏曰顏淵之子以為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

門人三代之厚葬君子不以為過

于四隅殷士也

疏曰褚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蚺蜺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殷禮士葬飾也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質則厚文則薄子張之過乎儉孔子欲從先進之意也救其弊此易小過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殷道也學孔子則喪禮從殷孔子之尚也公西華之喪孔子則於此者蓋厚孔子所以趣時也

子復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

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

市朝不反兵而鬪

不反兵者不反而求兵言恒以兵器自隨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

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

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

執兵而陪其後

疏曰朝在公門之內閣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但不
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臯門之內則得入也
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
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也○
方氏曰市朝猶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鬪者彼據不
仕者言之耳嚴陵方氏曰寢苦則常以喪禮自處
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則不暇
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不共戴天同義
而朝非戰聞之處遇諸市朝猶不與其報之如此仕弗
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之至重故其相之相遇也
命而使之遇之雖事人而事之至重故其相之相遇也
殺於父母昆弟之讐言交游之讐而不及從父者蓋交游之讐猶
言從父母昆弟之讐言交游之讐而不及從父者蓋交游之讐猶

一本不反兵之下有則無所
往而不執兵矣由禮之見
之讐不反兵十九字恐蓋
脫此書哉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

則否

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
弟且不為魁則交游不為魁可知矣
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經所以隆
師也群者諸弟子相為朋友之服也儀禮註云朋
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亦弔服
也故出則免之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
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

易墓非吉也

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古者殷以前墓而

不墳不易治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寧儉寧戚之意
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敬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固為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矯世救

弊之辭爾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為盡善也

填音奠池音微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

從去聲

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

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劉氏曰負夏衛地也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

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遇賓至而為之暫反也亦事死如事生之意然

非禮矣。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故問之，而曾子答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為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為不可復反？越宿至明日，乃還柩遣奠而遂行乎？疏謂其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而給說答從者，此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強解。或記者有遺誤也。所以徹奠者，奠在柩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而後可旋轉也。婦人降階間亦以奠在車西，故立車後，今柩反，故亦升避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飯上聲

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士喪禮，小歛衣十九，稱大歛二十，稱歛者包裹歛藏之也。小歛在戶之內，大歛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為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歛于棺，則

則在西階矣掘肆於西階之上肆陳也謂陳尸於
坎也置棺于肆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
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
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
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極而反之乎多矣乎予
出祖者多猶勝也魯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
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嚴陵
曰飯即舍也以用米故謂之飯含亦兼用珠玉而
此不言者止據士禮也歛以收歛其尸為義其禮
見喪大記以外祖以衾之數有少故有野自飯至葬
殯以饋遠於外祖以義漸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
其所愈遠以義漸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
既祖而填池矣以義漸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
人而後行禮此從者所以疑其非禮也夫祖固
且意以祭於行始方來有繼故爾而魯子遂以為

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而後行遣奠之禮固禮
之常以其反極而後降故為非自飯於牖下至葬
於墓與坊記所言皆同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揚裘而弔曾子指子
游而示人曰夫也為君於禮者如之何
其揚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
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
過矣夫夫是也

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
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楊衣

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見音現予上聲和之和去聲而不和彈

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

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

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均為除喪而琴有和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強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
季氏曰先王制禮正之以中而使有餘者不敢盡不及者不敢不勉要之不出于聖人之大開而已子夏過者也不敢不敢不約之以禮故曰不敢過也子張不及者也不敢不敢不引而至於禮故曰不敢不至焉○嚴陵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氏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以及孔子各予之琴也○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此蓋學之之力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為去聲牡麻經文
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
敢辭子游曰禮也

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
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
儀仲子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也牡麻經
以雌麻為經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
服弔服之經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經與齊衰
經同矣鄭註云重服指經而言也文子初言辱為

之服敢辭者辭其服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
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
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
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
子游趨而就客位

適音的

次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長樂陳氏曰司廢嫡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寇子相夾也無異公儀仲子之於公儀仲子之於公儀仲子子服免而趨而就門右而巳子服免而趨而就門右而巳不以免而趨而就門右而巳不以免而趨而就門右而巳又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言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言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趨止於景伯而有文子之可以姑追而正之故服止於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之可以姑追而正之故服止於之服甲為之趨示之以無言使自訟而改焉既然而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異則禮異哉事子游惑而擅弓行之此擅弓所以為賢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去聲

將軍文子即彌年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

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疏曰深衣即間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動舉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朝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者猶射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為善中乎亡於禮者之中

之禮則善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

疏曰凡此之事皆周道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朱子曰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為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石林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為大夫則益尊矣有位於廟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禮固自有坎弟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則固已稱

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五十此但以其序次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皆在下如名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以氏伯仲皆在某南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也

經也者實也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經象縞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朱子曰首經大一搯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頭有彊子以頭串於中而束之

掘中雷而凍毀竈以綴足

浴

疏曰中雷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床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履故用毀竈之甃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履也

及葬毀宗示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

行

疏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行神之位在大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廟處

出仍得躡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
之效殷禮也嚴陵方氏曰經之所用非徒為虛名而
已古者復穴而居竈取瓦以綴於足而雨馬故后
世因以名其室毀竈取瓦以綴於足而雨馬故后
也夫中雷則生時於之竈則生時於之竈則生時
不復居處於此時故也竈則生時於之竈則生時
足必毀竈以示不復亨也竈則生時於之竈則生時
之以此祭享躡行必不復亨也竈則生時於之竈則生時
凡此皆殷所常行也尚質故禮之所由本也周尚文也
故禮之所由備生以質為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
乎商周道馬死以質為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
道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
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

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
購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
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粥音育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
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為用乎謂無其財也鄭
云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布錢也不家於喪
惡因死者而為利也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
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以粥庶母以治葬則
乏於財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

之安貧守禮蓋如此嚴陵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為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應氏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

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長樂陳氏曰主危臣辱

師敗則死之社稷存則與存社稷亡則與亡故謀人之邦邑危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和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出此故禮以戒之凡使引隱執咎彈忠致命而已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

哉斯丘也死則我欲死焉蘧伯玉曰吾子

樂之則瑗請前瑗于頤

二子皆衛大夫文子名拔伯玉名瑗劉氏曰伯

玉之請前蓋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

而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為身後計遂譏之曰吾

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

也可謂長於風喻者矣嚴陵方氏曰葬之為禮蓋

所豫擇擇之日不可又况狗已之所送終非死者之害乎苟惟樂已害人之事可為則夫人而為之矣此也公叔文子樂瑕丘之葬故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
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
也故哭踊有節

弁地名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
也聖人制禮期於使人可傳可繼故哭踊皆有其
節若無節則不可傳而繼矣嚴陵方氏曰傳言由
人有繼於前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繼言使
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此傳繼之辨歟夫
弁人之喪母泣若孺子雖為盡哀然失哭
踊之節而難為繼矣此孔子以是言之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

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
徹帷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墜于室舉者出舉尸
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為
將奉尸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尸出尸然後袒
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知禮之言為
嗤之也○馮氏曰經文作尸出尸上尸字乃尸字
之訛也鄭註云尸出尸乃變服義甚明然註文尸
亦訛為尸遂解不通嚴陵方氏曰蓋小斂而後袒
知禮也祖括髮則非其所也子游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
也

射者司禮

扶君下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死以是舉卜音僕

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遇遷尸則仍用此人也方氏釋師為衆應氏以下人為卜筮之人廣安游氏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之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疾則外廷之人共治其疾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然此非一日之故蓋古者之制婦官序于內而人君哀樂之節得其宜故僕人射人舉職於外而人君起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屬掌以時御叙于王所宮中之治總以大宰參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常從事於禮故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此非承先王積習而當

時禮教之隆有不能然者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

之言也或曰同爨總夫音扶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為同爨總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族曾祖父總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

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終音總

衍音提

喪事欲其終終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

事雖遽不陵節即吉事雖正不急故騷騷爾

則野昂昂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爾

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

鼎

急遽而不可陵。嘽其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

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

而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

子行禮之道也。廣安游氏曰君子處言凶之際以

臨川吳氏曰喪事欲疾吉事欲舒疾者雖當促

遽然亦不可太急而陵越節次舒者雖有止息然

亦不可太緩而怠惰寬縱故騷而急疾不止息然

若田野之人鼎鼎而舒緩怠惰則若不脩整之小

人唯君子得疾徐之中則於喪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

子弟為也。喪具棺衣之屬君子耻於早為之而畢具者嫌不

曲豆... 禮記卷之三

五三

以父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為之。所謂絞紵衾冒死而后制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為可親。故引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雖同居也。然在義為

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為之重。故也。言其夫受之而服為之杖。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為皆降一等也。何氏平叔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其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尊卑不異。恐有混淆。失故推使無服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嚴陵方氏曰。飢而廢

也。慮其至於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飽。馬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

爾將何之曰吾見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及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其徒門弟子也次其所寓之館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所以北面而弔之也臨川吳氏曰吾父死者也立於門側之客日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

知去聲

味音沫

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

平筭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篳篥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篳音筍篥音巨

劉氏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

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

仁故不可行也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

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

王為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滕緣而不成其用

瓦器則甃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則撲而不

成其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

竿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鍾磬而無懸挂之筭，虞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而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長樂陳氏曰：不曰神明之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曰明，火曰明，火曰明，以至明。燭明，寔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尾木之所用，琴瑟等笙，神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人所樂，非所樂鍾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豈知此哉。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

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

司馬言也

為俱去聲

仕而失位曰喪桓司馬即桓魋靡侈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
敬叔言是也

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
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

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
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
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
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槨之法也四寸
五寸厚薄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
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嚴陵方氏
心而至於傷財曾不若速朽之為愈也肆其利心

而至於害義曾不若速貧之為愈也孔子之言特為二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之荆之事驗之可謂知音者矣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繆音穆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

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竟音竟大夫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子齊大夫名伯齊強魯弱不容畧其赴縣子名知禮故召問之脩脯也十脰為束問遺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脩微禮亦不以出竟

弗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交政於中國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子於縣氏勢之所迫也嚴陵方氏曰君弱臣強有至交政於中國豈特束脩之間而已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為之哭矣若

魯人之哭陳莊子所謂畏而哭之者也然縣子謂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異姓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也○臨川吳氏曰愛而哭之謂哀死而哭哭其所當哭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哭所不當哭者也此衰世之事古豈有是哉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胡為而死其親乎

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為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為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為有知亦不以為無知也然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其言非乃曰其不然乎再言之者甚不然之也蓋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為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石梁王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曾子非之末獨譏其

叙

說夏后明器蓋舉其失之甚者也嚴陵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之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也然魯子之言不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故也

公孫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
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
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
人則為之齋衰狄儀行齋衰今之齋衰狄
儀之問也木式樹反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同父母之兄弟期則此
同母而異父者當降而為大功也禮經無文故子
游以疑辭答之魯人齋衰三月之服行之久矣故
子貢舉以答狄儀而記者云因狄儀此問而今皆
行之也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鄭氏曰大功是

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嚴陵方氏曰禮異父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焉服其父以期則其子相為服以大功乃其稱也而子貢遂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甚乎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
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

縣子名瑣○疏曰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滕國之伯名文為孟虎著齊衰之服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為孟皮著齊衰之服者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長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絕大夫降不臣諸大夫而臣昆弟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

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出世所未備到得周公禮數后木曰喪五音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出味立為定制更不可易

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音異

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馮氏曰此條重在不可不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譏失言也嚴陵方氏曰子思曰喪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喪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亦其一端耳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仲
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歛而徹帷

始死去死衣用歛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揆齒
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歛也
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故
小歛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
定也二子各言禮意鄭云歛者動搖尸帷堂為人
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嚴陵方氏曰人死
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歛則既設飾矣
故徹帷焉若是則惟堂之禮為死者爾豈為生者
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
故帷堂則失禮之意遠矣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
歛斯席矣小歛之世具在西方魯禮之未失

也

疏曰儀禮小歛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
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為禮
故云小歛於西方斯此也其歛之時於此席上而
設奠矣故記者正之云小歛之奠所以在西方是
魯人行禮末世失其義也○今按儀禮布席于戶

內註云有司布歛席也。在小歛之前及陳大歛衣莫則云莫席在饌北。以席在其東。註云大歛莫而有席彌神之也。據此則小歛莫無席。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東而死於北。小歛之奠於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縣孫子曰給衰總裳非古也。

方氏曰葛之麓而卻有謂之給布之細而踈者謂之總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給為衰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臯若。是野哉哭者。

子蒲

改之

滅子蒲之名也。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野哉言其鄙野而不達於禮也。子臯孔子弟子高柴。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相去声

沽音古

疏曰沽麓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麓略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
玄冠夫子不以弔

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歛後羔裘弔者記者因引孔子行禮之事言之
馬氏曰弔者在小歛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經不敢先也故子游楊裘而弔既小歛乃襲裘帶經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歛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

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

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為厚薄之劑量也毋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還葬謂歛畢即葬不殯而待月日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繩而下之不設碑緯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
馬氏曰益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禮者為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歛首足形還葬雖不足為孝子之悅然以其所以葬而葬亦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

祿衣 黑色之衣

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歛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祿衣蓋布於牀上也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譏也汰矜大也言凡有諮問禮事者當據禮答之子游專輒許諾則如禮自已出矣是自矜大地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

明明也夫而又實之

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

曰既夕禮言陳明器亦有黍稷醢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醢醢百甕蓋譏其多於禮可也以為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由是觀之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也歟

子貢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疏曰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時人皆貪而獻子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鬻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生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己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歸於人寧歸於人寧歸於人

讀賻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車馬曰賻賻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於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賻蓋於柩東當前東西面而讀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臨川吳氏曰按士喪禮下篇祖奠畢公之物書之於方及次日遣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讀賻若欲神一遺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再告於神也蓋古者但有賻時致命之禮無

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為非古

遺去聲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謚成也遺慶封之族革與亟同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辭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之地謂不耕墾之土嚴陵方氏曰子高之愛

樂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不得亦多乎

吳氏曰入請入卧内而請問其遺命也大病謂死

不食之地謂地利不可以種五穀以供民食者子高

自謂生而不能利澤於人是無益於人也若死而

擇人所耕墾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欲

自足其言依於謙儉蓋亦可謂賢已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

處言語飲食衎爾

衎若旦反

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衎爾和適之貌此章以文勢推之喪下當有如此之何夫子曰字舊說謂

記者之略亦或闕文歟又否則問當作聞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

我乎殯

生既館之死則當殯○應氏曰朋友以義合謂之

賓客者以自遠方而來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入之弗

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

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從若斧者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
斬板而已對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為墳也若堂者
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堤也若坊者上平旁殺
而南北長也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也若斧者上
狹如刃較之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此則儉
而異就故俗謂之馬鬣封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
形似之也今日者謂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
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已止矣其法側
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內土於內而築

異一本作于
易是也

之土與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於所築
土之上又實土於其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
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尚庶幾也乎哉疑辭亦
謙不敢質言也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
夫子之志於儉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
而巳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旃則不儉者儉則
以救夫子之志不儉則儉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
而首經不變婦人以葛為首經以易去首之麻經
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經婦
人除帶婦人輕首重要故也然此謂婦人居齊斬

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輕者至卒哭則並變為

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朔奠者月朔之奠也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
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

薦之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也金華應氏曰薦新

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

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新亦

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親重而當變麻衰者

變之其當除者即自除之不俟主人卒哭之變也

池視重雷

重平聲 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之承雷也以木

為之承於屋簷水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

地故云重雷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雷諸

侯四注而重雷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

生時屋有重雷故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設池於

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蓋織竹為之形如籠衣

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曰池以象重雷也方面之

數各視生時重雷

柩木名

君即位而為柩歲一漆之藏焉

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物備即位即造為親尸之棺蓋柩棺也漆之堅強麗麗然故名柩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於中一說不令人見故藏之

嚴陵方氏曰柩即所謂禮也君尊雖凶禮亦備豫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始死招魂之後用角柩拄尸之齒令開得飯含時不開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履時不

父兄命赴者

疏曰生時與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

辟戾也飯者實米與貝于尸口中也設飾尸襲歛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作起為也復至帷堂六事一時並起故云並作也儀禮亦總見一圖山陰陸氏曰言復楔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時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天子之郭門曰臯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即天子

臯門是庫門者郭門也。○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
 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
 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
 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
 太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太祖之廟也。○馬氏
 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有所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
 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氣之往亦未
 離生時熟習之地也觀此則生死之說可知矣。○
 今按馬氏以小寢大寢為燕寢正寢與舊說異
 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與平聲

剥者不巾覆也脯醢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
 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廬陵胡氏曰牲肉不巾則塵蠅汚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材為椁之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
 即治此事禮獻材于殯門外註云明器之材此云
 材與明器者蓋二者之材皆乾之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逮日及日之未落也。○方氏曰朝奠以象朝時之
 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廬中思
憶則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使受
君之任使也小祥之後君有事使之不得不行然
反必祭告俾親之神靈知其已反亦出必告反必
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練練

練七絹反綠去聲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
練衣者以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

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練淺絳色綠謂
中衣領及袷之緣也

要平聲

葛要經繩屨無絢

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經
繩屨者父母初喪管屨卒哭受齊衰削簾屨小祥
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絢謂屨頭飾也○朱子曰管
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畧以輕重推之斬衰用金草
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今卒伍所著者

金一本作
于今身也

角填

填吐練反

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於耳君
用王為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角
為之也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也而
哀殺則能有聞矣故又為角瑱以充之

鹿裘 衡音橫 **長祛祛** **楊之可也**

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
同用鹿皮為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小
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祛也
楊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喪後凶質未有楊衣小
祥後漸向吉故加楊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
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內有楊衣楊衣內有鹿裘

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今按祛者袖口也此所
謂祛則是以他物為袖口之緣既祛以為飾故楊
之可也嚴陵方氏曰鹿裘以白裘之皮為
裘也凡此所以為易除之漸而已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
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
故雖總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若
非兄弟則雖近不往嚴陵方氏曰總最服之輕者
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為之降故也鄰最
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况其遠者乎蓋異姓之
恩不得不為之殺故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馮氏曰上二句既主生者出弔往哭為義則下一句文意當同所識當為句若所知之謂也死者既吾之所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弔之所以成往來之情義也

重平聲

兕音似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二革合被

惟

棺束縮二衡二衽每束一

為一重柩木亦耐濕故次於革即前章所謂柩也梓木棺二一為屬一為大棺柩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而也惟樽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為小要不言何物為之其亦木乎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柏椁以端長六尺

天子以柏木為椁端猶頭也用柏木之頭為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綵衣

諸侯薨而赴於天子天子哭之爵弁綵衣本土之祭服爵弁弁之色如爵也綵衣絲衣也。鄭氏曰經衍字也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疏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此遙哭之故不服總衰而服爵弁綵衣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蓋陵胡氏曰諸侯之不見見尸柩故不服總衰弔而服士之祭服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况使人乎

為之不以樂食

疏曰此是記者之言非或人之說也

天子之殯也散塗龍輅以椁加於棺上

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疏曰散叢也散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

輜殯時用輜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繡覆棺之衣為斧文先嚴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以覆於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今按敢塗龍輜提輜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輜車而殯棺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別彼列反

五下

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也

相去聲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左傳之言不同○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也山陰陸氏曰據此左傳所錄公誄之口是天生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有厭冠哭於大

厭于非反

大音泰

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日句

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后土社也○應氏曰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矣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朘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方氏說哭者呼滅子臯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恐未然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嚴陵方氏曰祿故不敢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而已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雖依次居位踊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

哭

禮記卷之七

